

漳水長流

李亮選編



河北省涉县文化馆辑印

坊

漳 水 长 流

李 亮 选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书名题字 李一平

封面设计 武日强

漳 水 长 流

李 亮选编

河北省衡水县夏化印刷厂印

河北省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1/32 印张11.5 字数220千

1989年10月印刷 印数1——2000册

邯郸新闻出版办公室准印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太行山高 清漳水长

——《漳水长流》序

省文联副主席，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 张庆田

离开涉县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59年我离开晋县周家庄，回到省文联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秋天，我参加了省委组织的三秋工作组，来涉县的。我来到索堡公社，来到清漳河的南岸，被称为南五村之一的常乐村。我被这太行山的美景，清漳河的流水迷住了。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常乐山下好春秋》、《银鞍铁马金太行》、《清漳河畔的战歌》、《风雪线上》、《摘柿子》、《鹰》几篇散文，写了短篇小说《好老秦》以及《山路》、中篇小说《秋山红叶》，发表在《人民文学》和《河北文学》上。在今天，一闭眼，好象还在看到那时的情景……

今天读了李亮寄来的十数万字作品，更引起我对这老区的向往，我的心几乎飞回到那里。读李亮的《桃花风》、《雨雾里，一把小红伞》等作品，使我感动，我又感到老区人民的纯情，难道那打着马灯的江五爷不就是老区人民的崇高形象吗？

李亮是我省一位严谨的儿童文学作家，这可能是因为他当过老师的缘故，他笔下的儿童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如《关于“X宣言”》中的王大朋和穆理慧以及那伙调皮的男孩子的形象，就象影视中出现的人物一样，是那么逼真，特别是那个纯真的小姑娘穆理慧，更加感人，我想如能搬上电视的屏幕，将是一部好儿童片。其他的几篇象《一颗小星星的闪烁》等写得比较深沉。

有一个作家的出现，往往就会出现一群作者：象王矿清、孙必中、陈邢魁、申国民、王玉太、周明、段旭东、江志强、王福榜、张爱林、王正午等人的作品，都保持了老区人民那种纯朴的特色，文章里没有那种油腔滑调，而是传播的老区人民的那种纯情。王矿清的《山乡纪事》写得比较深沉，还有一点悲凉，我想如果不是生长在这老区的作者，或者说没有亲身感受的作者，是写不出这样有浓重情感的作品来的。其他几位作者的作品，虽各有各的特点，但一个总的趋势，却都在追塑着，描绘着老区人民的纯情。

在作者队伍中出现了几个女作者，江君丽才18岁，还是个学生，她写的是她的同代人，她为我们刻画了个心灵空虚的少女钱叶，虽寥寥数笔，已经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这是很难得的；《初雪》为我们描绘了一朵包着雪粒的牡丹，这也许有点浪漫，因为牡丹一般是在初夏开花，她也许写的是月季，因为有一种花被称为月季牡丹的。她描写的是那样细腻，可见她有敏锐的洞察力，我相信她会迅速地成长起来。

徐晓荣的作品，在结尾处，都是一个想象，一个美好的想象。吵架的夫妻，回来后同归于好。一个开放型的女青年，毅然嫁到了山区；一个山村姑娘，宁肯牧羊也不跟姑姑去卖假药骗人……

这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我相信她能够写得更深厚点。

建国四十年了，这些作品，反映了老区一些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变化，这是令人向往的。

巍峨的太行山是我们华北的脊梁，是它那坚韧不拔的气势，支持了敌后抗战的胜利，碧绿的清漳河水，润滋着我们的土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山高水长，孕育着我们一代新人，让我们拿起笔来讴歌我们的家乡吧！

1989年6月20日于石家庄

目 录

太行山高 清漳水长(序).....张庆田

小 说

雨雾里,一把小红伞.....3

平衡.....14

圆月, 升上天空.....17

月影憧憧.....19

桃花风.....28

敲门.....33

杨花飘飘.....36

山泉, 在冰雪下歌唱.....40

大雁从南方飞来.....49

赵新运赶车.....57

种麦时节.....63

翁仁娟的故事.....68

神牛冢.....81

关于“X宣言”.....90

谁影响谁.....98

一个小星星的闪烁.....104

捡杏核的孩子.....112

花果山取经记.....115

出省听课.....121

一幅活画.....123

家长会·····	125
一个山乡小女孩·····	127
纪端·····	132
壁魂·····	318
翠翠·····	133
不平静之夜·····	136
磨豆腐的何老汉·····	139
结婚礼物·····	141
秀兰·····	143
喜鹊登枝·····	145
醉酒·····	148
翠柳·····	151
牧羊女·····	153
夜色多美好·····	156
踏着薄雾走去·····	158
戏迷·····	160
黑嫂·····	162
这时，正是清晨·····	165
听新书·····	168
钱大伯卖车·····	171
追太阳·····	175
姐妹进城·····	177
电·····	180
“人才”突变·····	182
祸从口出·····	185
墨镜的风波·····	187

一台彩电	191
车窗口	193
小夜曲	195
山里的女人	197
医不自治	200
漫画	201
山后有个月亮	203
雪花，无声地润湿	205
山韵	207
桃花桃花	209
活着，等着	212
兑了	215
拖	218
四叔是个“二五〇”	221
春春	224
求求	226
钱叶	229
梅嫂的寂寞	232

散 文

赤岸行	235
丁香院小记	238
登韩山	241
清泉寺游记	243
登游娲皇宫	245
天桥断记胜	249
固新古槐记	252

塔湖 长虹 美酒	254
重帘隐秀	256
春歌二题	258
山乡秋色	260
西山红叶好	262
月夜箫声	264
正月里闹元宵	266
雄鸡声声	269
玉米甜丝丝	271
蜡烛的回忆	273
将军与山民	283
山道弯弯	284
送你一片五彩云	289
那蓝蓝的饮烟	290
娲皇宫寻梦	292
初雪	294
四季跟我来	296

诗 歌

武尔昌诗四首	1
观艳玲饰钟馗	298
青蛙少年与村姑	299
做游戏	306
家乡的山	309
姐姐嫁了	311
军营夜趣	315
路	316

武永昌，男，1935年生，曲周县里岳乡宋庄村人，1956年毕业于邯郸后师。现任中共涉县县委书记。

武永昌七绝四首

观赤岸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丁香紫槿有感

几经风霜迎春来，
百般红紫争艳开。
问伊哪得香如许？
道是将军亲手栽。

1984年4月16日

有感之二

年年岁岁此院中，
丁香紫槿别样红。
种花老帅今何去？
太行清漳留英灵。

1987年4月16日

题郝家玉皇山引水洞

玉皇山腰一洞开，
龙年引出清漳来。
军民携手创伟业。
郝家精神放异彩。

1988年3月11日

赞涉县精神

碧血凝成是精神，
一代风范育后人。
只此八个珍珠字*，
写尽崇州儿女心。

1989年5月

* 涉县精神 概括为八个字：诚实、勤奋、团结、奉献。

李亮，即李之清，男，1936年生，本县东戌村人。中专毕业。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梨花寨》（与人合作）和民间故事集《女娲的传说》（与王福榜合作）。作协河北分会会员，邯郸地区作协副主席。现为涉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副馆长。

雨雾里，一把小红伞

李亮

一

雨天的暮色，如同铅灰，带着凝重的水腥气，带着湿漉漉的青蛙的叫声，姗姗降临到漳河南岸。臃肿的云块，充塞在苍天和大地间，把一座座高山缠裹得不露真面。雨，一连下了三天，下了三夜。河两岸黑色的泥土地，因为河水暴涨，一亩一亩地被吞蚀掉。哗——那泥块粘连着的庄稼，在葬身水国的一刹那间，发出求救般的哀叫；浪涛却霍霍大笑着，跳起一丈多高，欢庆着自己的胜利。

村庄里荡出的炊烟，散乱、迟缓、沉重，只能顺着房檐串。房檐前，吊着近三天来一直没有收敛过的雨帘。风箱声低沉而闷涩，粘粘糊糊，愚愚钝钝，好象害了老年性气管炎。鸡归窝了，拖着湿淋淋的翅膀；猪仔被一身油亮亮的

“蓑衣”走下栅栏；牲口棚里传出驴骡刨槽的响声和滴滴波波的棚顶漏水的声音。畜圈里，比平常稀了许多。

江五爷从牲口棚提了盏马灯，打一把油伞向村外走去。田野里，整个的土地都浸泡成稀稀的泥浆，青蛙爬过，留下深深的脚窝，落下肚皮拖擦过的泥印。

淅淅沥沥的雨点打上油伞，油伞响着砰砰的声音。这原是一把桐油黄布伞，由于岁月的磨损，古铜色的光泽早已不见，伞面上布满“老伞斑”。伞骨爬满红锈，稍不当心，就会弄弯。有两股前年断了，多亏江五爷耐心修理，才勉强维持到今天。

凝重的暮色从膨胀的云天伴着潇潇夜雨降下来。山前及河畔的牛羊，正被湿透的牧鞭赶回村巷。年近七旬的江五爷，顶着漫天雨柱，踏着凉凉的泥浆，向河边艰难地走去。借着冥冥暮色，他看得见地上流淌着的雨水、地边倒伏的庄稼，以及被洪水灌溢的荷塘、苇塘。河面被苇丛和小树挡在那边，只能听见凶烈的咆哮，看不见浩瀚的水势。

河面终于呈现在眼前，那是在苇塘尽头处。苇塘外原先也修成大片良田，被一场洪水吞掉了，两面加宽几十倍！村子与漳两的距离也就拉近了。

老人举高雨伞，先向河心张望。暴涨后的漳河，白天象奔突着满河怪兽；这一会儿，烟云笼罩，水天一色，在那波涛滚滚的喧响声中，好象到处都掩藏着神秘，掩藏着奇幻！

茫茫河心洲，更是深隔在暮色、烟色和雨雾中。

赤裸的、粗糙的、打满胼胝的两只大脚，踏陷在泥沙里。老人微微蹲伏下身軀，借助油伞的遮罩，从腰边取出火柴，先在耳朵眼儿里暖暖，然后才开始划火。老人的手是笨

拙的，十根指头又粗又短。由于平时双手不闲，指甲总是磨得秃秃。他一连划了四根火柴，才算把马灯点燃。他先把灯头拧大点，站上一大块石头，连同雨伞一同举过头顶，轻轻作划圆的摇晃动作，并大声地向河心洲呼喊着：

“喂！——啊嘴！——”

他的喊声很难传出十米，而河心洲离南岸至少有半公里远。靠了灯光的召唤，他似乎听见了河心洲发回的声音。

“呜呜！爷爷！……呜呜！……”

老人的心被震动了，他更加使劲地呼喊着。马灯的摇晃，在雨雾中划出一个个光圈，圆圆的，闪闪的，在夜空飞腾，扩大，延伸，好象一浪一浪的电磁波，传向远方。远处，忽然射过来一道闪电，接着，响起拖泥带水的闷雷声。头顶的雨脚也陡然以又重又浓的气势打了下来：

“喇——”

老人选了一个直冲河面的树枝，伸手把它拉低。那树冠好象忽然倾倒一般，把枝枝叶叶上的积水一齐向老人身上浇去。老人把油伞举高，挂上树枝。一盏红灯终于在伞下晃呀晃的亮起来了。

夜色如墨，雨滴如墨，雷声一如浓墨！只有河畔那盏红灯，才最真切，最实在，光焰耿耿，照彻四方。

二

还是在这天的早晨，江五爷老人赶几头牛，到河边去放牧。有个陌生的孩子，为给一位正在受难的伯伯偷偷做一顿午饭，悄悄来河边捻地耳。孩子打着一把紫红色的油伞，摇着一只暗紫色的荆篮，脚上穿着一双呱呱呱呱响的胶鞋，端

懒地从老人面前走过去。地耳这东西，晴天里萎缩着、枯焦着，瘦小得简直看不见；遇上连阴雨の浇洒，立刻就复苏、膨胀、肥头大耳地长起来。地耳做馅蒸的包子，味道鲜嫩，最滋补身子。少年为了能多捡一些，竟沿小路跑到河心洲上。暴雨天的河心洲很不安全，当江五爷发现少年跑上河心洲时，曾招呼他赶快返回河岸。少年专心致志地拾捡着那棕色透明的东西，就象河心洲上的小鸟贪婪地啄食着草间的油虫，一点也不知道浪涛声中正有人在喊他。

江五爷连连甩响牛鞭，少年仍不能听见。老人正在着急，倾盆大雨忽然又浇下来。牛儿顾不得吃草了，摇着铃铛乱蹿；铃铛声也被暴雨打得零零碎碎。江五爷想把它们收拢住，免得奔进庄稼地。老人在泥泞的草地上奋力跋涉，雷雨声却一阵紧似一阵。忽然一道闪电，把山川照个贼亮；老人刚一愣怔，半空里打下一个焦雷来……

老人迷迷糊糊地记得，好象自己在游泳。他奋力搏击，两只胳膊怎么也不听使唤。他用劲仰脖，脖子也仰不起来。身下的“水”是那样的硬，他并没有因为动弹不得而沉下去。一只青蛙跳上他的大腿。青蛙的脖颈随着呼吸面一鼓一缩。暴雨浇出的小河，在他身边的沙地上流淌。小河冲起的泥沙，涌积在他的臂下——老人被雷声震昏在地上了。很久以后，他才被暴雨和雷声唤醒。

老人艰难地从泥潭中站起来，着急地寻找着牛群。

他在庄稼地边寻找。

他在苇塘边上寻找。

他沿着新冲出的河边急走……

残雾成队，烟云成团，眼前是一片雨水连天的迷茫世

界。他忽然注意到，河心洲被孤零零地隔在洪波浊浪中。

捡地耳的孩子呢？河心洲上捡地耳的孩子呢？！

老人睁大昏花的老眼向河心洲眺望。老人看见孩子打一把紫色的油伞，在向他拼命地呼救。

老人焦急地跑向上游。小洲与河岸连接的路基早被洪水冲断。浑浊的浪头在猛烈地上涨着，水面上漂浮起泡沫、烂草、畜粪，还有庄稼棵子，豆荚秧子，以及大瓜小瓠、树棵、木材……

老人似乎听见了河心洲上的孩子在呐喊，一声接一声，呼天撞地，惊恐万状。

老人跌跌撞撞地跑回村，气喘吁吁，见人就打手势，他要人们赶快去搭救河心洲上的孩子。

人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互相递着眼色，然后是摇摇头，翘下巴，谁也没有把他的求救当一回事。

老人气急了，脸色冷得怕人，浓眉抖颤，连连叫着，吼着，指天跺地，拍胸捶胸。人们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才有人向他挥了挥手，老人赶紧跑向牲口棚。

他放牧的几头牛，早已安然无恙地奔回圈栏，看见主人，都仰起结实的脑袋，吐出长长的舌头勾着鼻孔，亲热而又和善地叫了一声，接着，继续反刍着。他爱抚地拍拍走近前来的一头牛头，心绪更加烦躁。他望着漳河。烟雨茫茫，天地一色，透过雨幕，隐隐听见漳河的咆哮，一声声，好象叩击着老人的心弦。

江五爷简直心焦如焚了。这一带没有船只，也不会有救生圈。平素漳河，就象个少女，温柔、窈窕、纯洁，弯弯曲曲一线清流，又浅又窄，总是悄悄地从长满荆蓬、河草、薄